

微山湖区史綴



撰
紀
考

书名题字 朱奇民

微 山 湖 区 史 缀

李近仁著

微山县印刷厂印制

32 开 210 千字

印数 1—2000 2000 年 5 月印制

济宁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号

鲁济 NCZZ94—066

定价:8.80 元

序

这一册可以说是《微山湖区史缀》的“杂俎”而已，说难听点，是些边角零料，但若丢弃，又感到可惜，比如“漕运”，历经元、明、清三代约七、八百年，对这一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与发展，都是深刻而又深远的，我们应当对此有点了解才是。微山湖之所以名闻遐迩，应当说源与微山，源与微子墓。我本着实事求是，尊重历史，古为今用，向世人宏扬家乡文化的情感，不能不写。但微子墓的历史记载与争议又很难说清楚，也不便说清楚。比如关于微子墓最早的直接史料就是李含蕊的“微子墓记”，然而为什么这篇史料谬误百出，特别在《滕县志》和《殷氏族谱》辑录的“微子墓记”里，又把李含蕊言之凿凿的殷氏为微子后裔问题的一段文字，全行删除了呢？是否殷氏有人反对或不予认同。比如殷应寅在“微子墓记”碑后，公开署称“黄门省”而不称“裔孙”，而被李含蕊指名为“的系微子后裔”的殷重诚，拒不“奉祀微陵”，从而改名为殷重简。《滕县志》也不予认可，才一概删去？至于篡改者增加“……封殷后而国于沛，亦以地有微山，微子墓在耳……”一大段文字，是否为了欺人以其方，想进一步说明微山微子墓的真实可靠性。其实李含蕊的所谓：“有微山、古属沛”，只能是指唐、宋、金、元之时，微山属沛。唐以前，北魏至隋，微山属留。两汉、两晋时，虽不能证明微山属留，但也绝不可能属沛。西汉时微山近留，留之西、北，是广戚，广戚之西才是沛。留属彭城郡，沛属沛国（领

三十七县)或沛郡。微山绝不可能隔着留、广威属于沛或沛国的。封殷后而国于沛,当指沛国(郡),沛称小沛,已经成了高祖的汤沐邑,不会再封给别人的。《滕县志》根据这段篡改之文,才判定微山微子墓,“无可疑者。”遗憾的是这种依据却是错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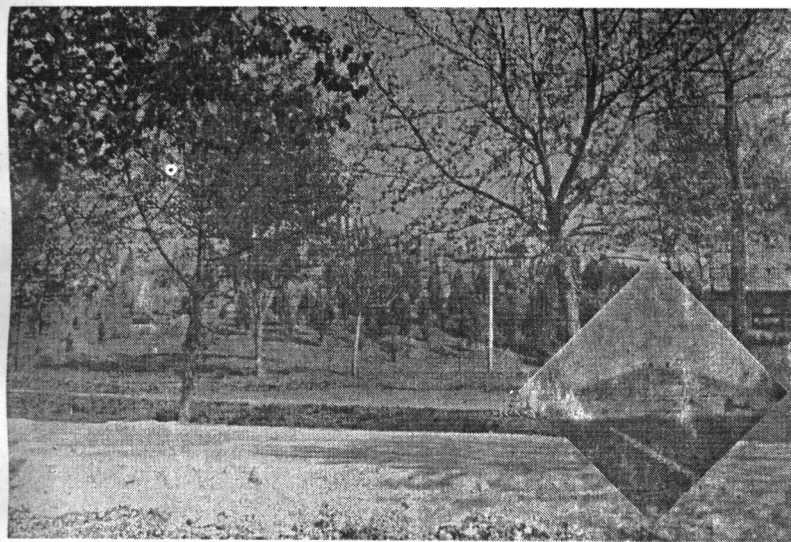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匡衡、梅福先后上疏请封殷后之事,按《汉书·梅福传》载匡衡言:“春秋之义,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,绝。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,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,而上承汤统,非当继宋之统也,宜明得殷后而已。今之故宋,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,虽得其嫡,嫡之先已绝,不当得立。”匡衡、梅福都是如此主张“奉汤祀”,而反对继宋。封殷后本与微子,微子墓风马不及,且相抵牾。而李含蕊却沾风捉影为什么硬把封殷后与微子墓扯在一起呢?

明代曾两次编修《滕县志》,均因微山未发现有微子墓、碑,甚至连残碑断碣也无存,所以才把各史籍所载:“微山有微子冢”,判定“皆非也。”而李含蕊在写“微子墓记”时,微子墓前也不曾有“汉篆碑”。而李含蕊所以要论及封殷后之事的目的是,是否是在为以后的“汉篆碑”之立提供历史根据。所以此后不久,即康熙十一年(1672年),任玠在作《殷氏族谱》序文里,就看到微子墓“前树汉篆碑,古色苍然”了。李含蕊的“微子墓记”,看来除了空话,错话之外,余则多系谎言。什么“考诸文献,既有微也”。孔子早已说过:“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矣,文献不足故也”。李含蕊却能“考诸文献,既有微矣”。岂非骗人?什么“询诸父老,同然一辞,”殷应寅与殷重礼本系祖孙二人,对是否为微子后裔问题,明明在“微子墓记”碑后签署,一称“黄门省”,一称“裔孙”,这能是“同然一辞”吗?什么“光照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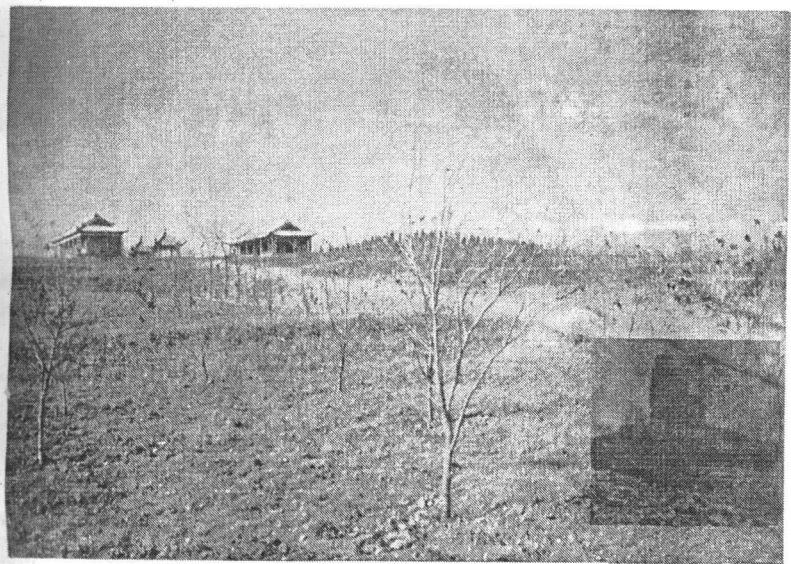
牒”，殷应寅是在康熙九年才创修《殷氏族谱》，李含蕊怎能见到殷氏“光照谱牒”呢？什么“无替鸟越”，夏朝以鸟命官，怎么能是殷商呢？既称它是凤凰台（绝顶有凤凰台，登斯台也），又说它就是微子墓（实居其台而陵焉），“实”在何处？有何佐证？李含蕊是否在指鹿为马？也是叫人难以深信不疑的。总之，微山有微子冢，史有载述，不应否定。然亦不应妄为定论，欺世而盗名的。再者为了开辟对家乡的（地区性的）历史研究，对戚与广戚，“湖团纪实”等，我不揣愚陋，也作了些许考证，存有不同意见应当是允许的把？如果能引起有识之士，给予批评指正，我将双手合十，善哉，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作者

2000年5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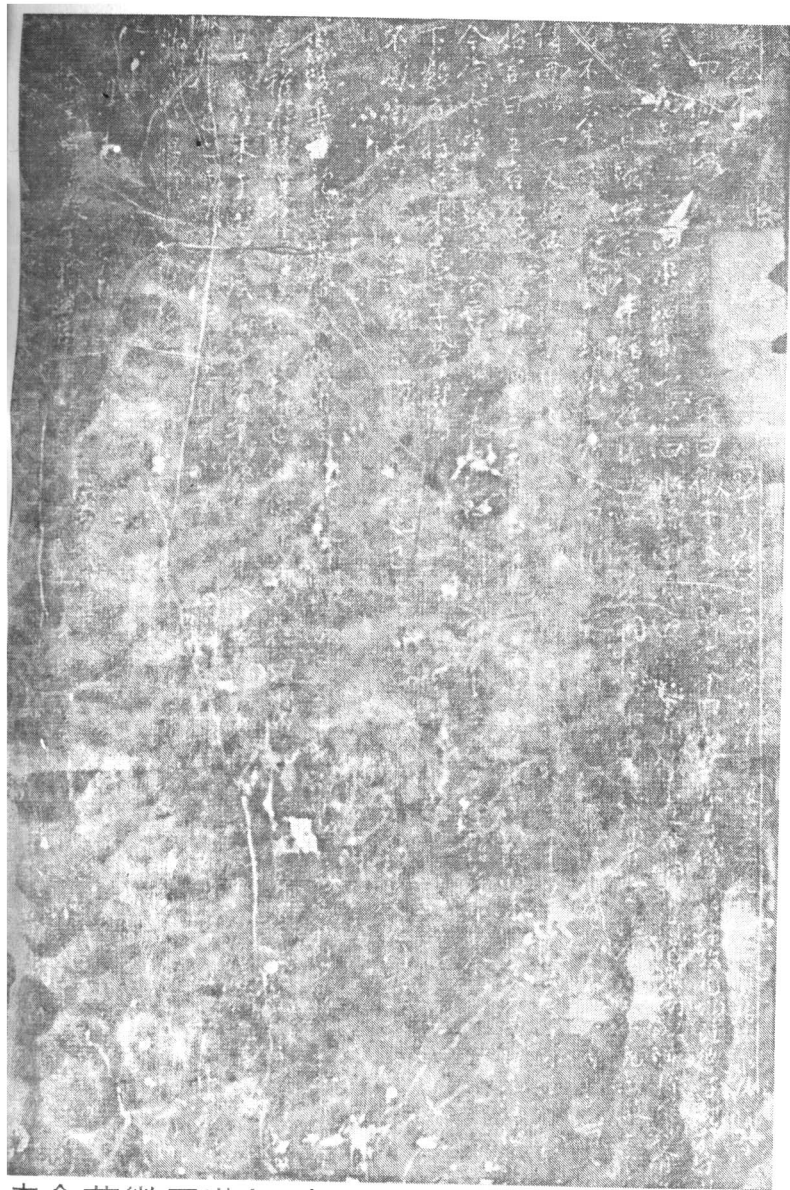
张良墓



殷微子墓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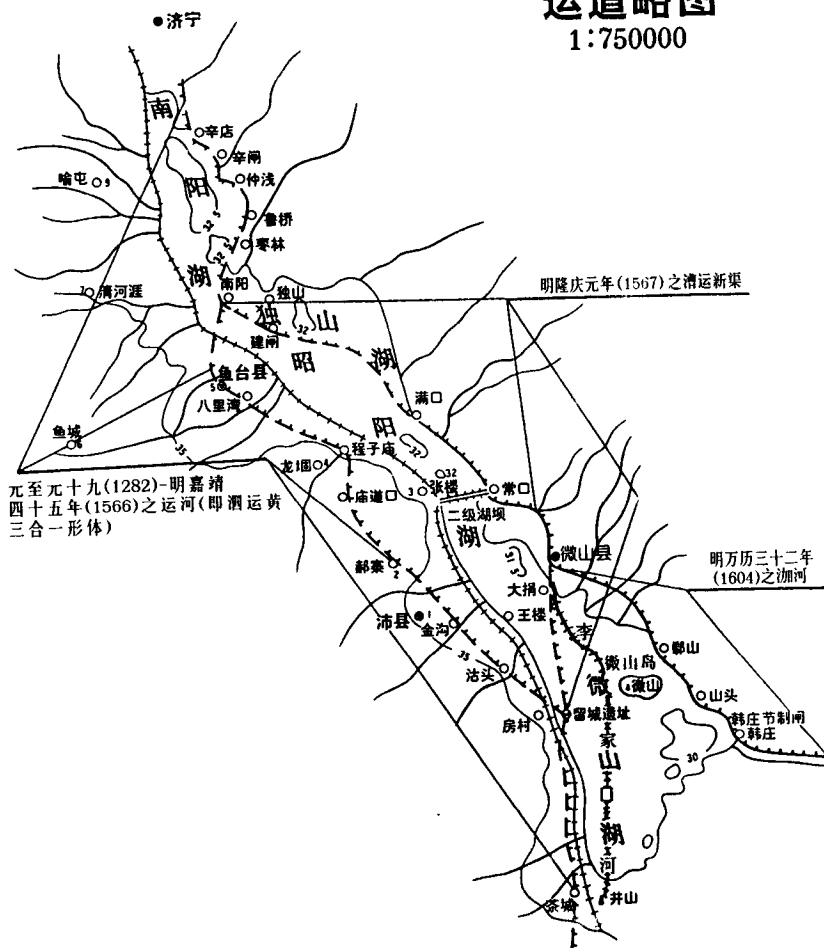
李含蕊微子墓记碑文 上 1984年5月拓片



李含蕊微子墓记碑文 下 1984年5月拓片

运道略图

1:750000



目 录

微山湖的形成·····	1
漕运纪略·····	11
历代水患·····	107
鲁王府与衍圣公府·····	136
清末两大劫案·····	155
微山湖上渔家·····	175
范蠡居“陶”考异·····	189
戚与广戚考释·····	195
湖团冤案考实·····	213
湖中古镇——南阳·····	238
微山岛纪考·····	245
《北游录纪程》辑录·····	287
后 记·····	298

微山湖的形成

微山湖又称南四湖(微山、昭阳、南阳、独山湖),是祖国华北平原与黄淮之间的较大淡水湖,面积达180余万亩。微山湖,地当古泗水流域,为人类繁衍聚居较早地区之一。这里有北辛文化遗址。从夏、商、周,迄于隋、唐,这一地区兼有任、薛、留、茅、鲁、沛、滕、邳阳等国,任城、高平、泗水、彭城等郡,任城、橐、亢父、方与、湖陵、公丘、薛、戚、广戚、留、沛、承等十数县之地。养育了中兴夏朝的少康,为汤左相的仲虺,以及西汉刘邦,南宋刘裕等杰出人物,被誉为帝王将相之乡。

然而沧海桑田,造物者又以神奇般的功力,却令泗水为其慈母,黄河为其严父。在这里孕育而生,形成了微山湖。让它蓄泄保运,绾毂南北,日出斗金!微山湖的形成,既有造物之神独赋与它的特定地理条件,也有人类对它的需求与塑造,并非是传说中刹那间的地震陷落。从远古传说中的沛泽,到元、明、清间的漕运,这“十月怀胎”,历经了漫长的岁月,并且是由三种相关的原因才形成的。

一、地势低洼向多沼泽

有的地质学者认为,微山湖位于北起东平,南至洪泽这一西北、东南走向的断裂地带上。由于地层的断裂和不断下陷,从远古时起,这一地区的地势较为低洼。古泗水象是这一断裂

地带在地层表面上的裂痕。泗水以西的河流，诸如荷水、泡水、汴水等，都是由西而东，注于泗，入于淮，达于海。而泗水以东发源于泰沂山脉的濞水、洸水、薛水等，则是由东而西注于泗，入于淮，达于海。今微山湖区自古成为诸水汇注之区，所以向多沼泽。而这一地区的古代封国、城邑的取名，也大都与水有关。如沛县取沛泽而名沛。峄县古称承，因承水而名承。滕国则取水腾涌之势^①。薛国取薛水而称薛（一说取其地多有水生植物莎草为名）。鲁隐公五年（公元前 718 年）春，“公矢鱼于棠”^②（今鱼台县武台村西武台中学处）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渔猎活动，故唐时改方与称鱼台。此外尚有湖陵等。自古这里就有泽、有湖，只不过没有象鲁之大野，宋之孟诸，楚之云梦，那样大罢了。而且渔业的生产与发展，早已颇具规模。

从春秋、战国，到两汉时期，这一沼泽地区，曾被称为“亢父之险”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载，苏秦说齐王曰：“今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、魏之地，过卫阳晋之道，径乎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四月吕布屯濮阳。曹操曰：“布，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据东平断亢父、泰山之道，乘险要我，而乃屯濮阳，吾知其无能为也”。这里的“亢父之险”，系指沼泽要津，并非山险。而这个沼泽地区，是由于地形低洼造成的。

二、黄水注泗淤堵难泄

黄水注泗，见诸史志记载的，概始于西汉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

① 见《滕县志》。
② 《春秋左氏传》

武帝元光三年(公元前132年)夏五月丙子,黄河决于濮阳瓠子,注钜野,通淮泗,汎郡十六。直到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始塞固。历经三十余年的黄水灌注,使这一地区出现了陂、泽。《后汉书·魏应传》载:魏应任城人,以疾免官,教授山泽中(时任城为国,领任城、樊、亢父三县),任城就出现了沼泽。

东晋初,褚裒北征。《魏书·司马睿传》称:王龁被李农围于薛县,被执遇害。而《晋书·穆帝纪》、《晋书·褚裒传》均称:王龁违裒节度,“军次代陂”或“战于代陂”遇害。是薛县附近当有代陂。公元451年,魏世祖拓跋焘南侵北返,途经彭城北至湖陵,其间有安王陂,去彭城数十里。

北魏末,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五泗水条中称:“荷水从西来注之,荷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,而东与泗水合于湖陵县西六十里谷亭城下,俗谓之黄水口。黄水西北通钜野泽,概以黄水浚注于荷,故因以名焉”。方与至谷亭间,又有“注以成湖也”。《北史·薛胄传》载:隋文帝受禅后,薛胄三迁为兖州刺史。兖州城(治瑕丘)东,“沂、泗二水合而南流,汎滥大泽中”。兖州城南,彼时有大泽。以上这些泽、陂的成因,虽难稽考,但若从谷亭被俗谓之“黄水口”来看,这些陂、泽的形成,当与黄水注泗,是密切相关的。

北宋之后,黄水注泗,更是屡见不鲜了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,太平兴国八年(公元983年)五月,河大决于滑州韩村,汎潼、濮、曹、济诸州民田,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(十二月滑州报言河决塞)。八月,徐州清河^①涨一丈七尺溢出,塞徐州三面门以御之。

① 即泗水或称清水。

天禧三年(公元1019年)六月,河决滑州西南,漂没公私庐舍,死者甚众。历澶、濮、郛、济、单至徐州与清水合,漫城垒,不没者四板。州邑罹难者三十二。

熙宁十年(公元1077年)七月,河决澶州曹村,河道南徙,东汇于梁山张泽泽,分为二派,一派合南清河入于淮。凡灌郡县四十五,而濮、济、郛、徐尤甚。泗水流域经过以上黄水的多次灌注、溃溢、淤堵之后,沛县北又形成了大湖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称:“沛县……大泽在县北六里”。即今之昭阳湖。

由金历元,迄于明初,黄河南徙注泗的情况,就更为严重了!据《金史》所载,大定八年(公元1168年),黄河决滑州李固陵。大定二十九年(公元1189年)五月,再决于曹州。明昌五年(公元1194年)八月,黄河自阳武南徙,济、鱼、徐、沛,屡被灌淹。黄水挟泥带沙,倾泄入泗,溃溢淤堵,虽能随决随塞,久之汇滞难泄。至金末元初,沛、鱼之间,又形成了孟阳泊。

由元至明,“黄河之患,无岁无之”^①,不时溃溢,决曹、单,漫沛、鱼。据《元史·河渠三》载称:“至正四年夏五月,大雨二十余日,黄河暴溢,平地水深二丈许,北决白茅堤。六月又北决金堤,并河郡邑济宁、单州、虞城、砀山、金乡、鱼台、丰、沛、定陶、楚丘、城武,以至曹州、东明、钜野、郛城、嘉祥、汶上、任城等州县,皆罹水患……水势北侵安山,沿入会通……”。《元史·本纪》称:至正九年(公元1349年)五月,“是月白茅河东注,沛县遂成巨浸。诏修金堤……”。“黄河入沛,从此开始”^②。沛、鱼一带,一淤再淤,不仅沛北之水久滞成湖,而微山周围也积水难泄,渐次汇成微山、赤山、吕孟、张庄、武家、韩庄等小湖。

① 见《沛县志》。

② 见《沛县志》。

各处城邑被水，居民纷纷迁逃。洪武初年，留城被水，韩氏、刘氏从留城迁往韩庄、性义、微山岛，华氏由留城之左华辛店，迁往东布庄（即今韩庄镇之朱姬庄）。张氏则由张家宅三迁至葛墟（今韩庄镇葛墟店）。《沛县志》称，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，“沛县迁政府于泗水西”。至此，济、徐、沛、鱼、滕、峄等县间，形成许多小湖，星罗棋布。

三、明代漕运圈地设湖

“浮于淮泗，达于河”，自古泗水已成为贯通祖国南北的运道。或供商旅之行，或作舟师进讨。东晋时的褚裒、郗昙、桓温、谢玄、刘裕以及南北朝的南宋刘彥之，王玄谟的北伐，北魏的南侵，均取道泗水，以舟师进讨。隋代的薛公丰稷渠，被称为“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”，也当指泗水而言。唐刘长卿《归沛县道中晚泊留侯城》诗云：“……百里暮程远，孤舟川上回。进帆东风便，转岸山前来。楚水清相引，沙鸥闲不猜。扣舷从此去，延佇仍徘徊”。也是取道泗水，乘船北上沛县，晚泊留城的。

北宋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三月，李植总押犒师银百万两，粮百万石，以船四百艘，也是取道泗水，北上钜野，才得晋谒康王的。而金人屡次进军南犯，也均取道于泗水。

南宋绍兴十年（公元1140年）韩世忠北伐。遣统制官刘宝、郭宗义、许世安以舟师取道泗水，才能至千秋，攻湖陵，大败金兵。绍兴十二年（公元1142年）七月，韦后被遣南返，自东平登舟，取道泗水，得返临安。

元代至元十二年（公元1275年）伯颜平南宋，以泗水为运道，设置水站，转运大量的军需物资，有力地支援了对南宋的

作战,迫使南宋不战而降。鉴于古泗水运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,元朝廷遂在泗水运道的基础上,又开凿了会通河道。

元都于燕,至元十三年(公元1276年)正月,几乎在降宋的同时,元帝命阿八失从任城至徐州,开浚了泗水运道,名为济州河。至元二十年(公元1283年),李尚书、阿八失等,又于任城利用一条自然河流,向北至须城安民山,开凿了一条一百五十里的河道,名为济州新开河。南与济州河相接。至元二十六年(公元1289年)正月,李处巽、张孔孙等,又从安山西南接济州新开河向北开挖至临清,以接御河名为安山渠。至此这条运道北达京师,南会江淮,上下数千里。遂将徐州以北至临清的济州河、济州新河、安山渠,赐名“会通河”,用为漕运,以通南北之货。这样一来,会通河在军事、经济等方面,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明军北伐,令浙江、江西、苏州等九府,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,进取河南、山西。徐达遂开塌场口,引黄以济浅。会通河对明朱元璋统一中原,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建文三年(公元1401年)燕王棣争国,盛庸部数万粮艘沿会通河北上至沛县,被燕将李远焚烧殆尽。会通河对成祖取得政权,也有一定的贡献。永乐九年(公元1411年)二月,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,命尚书宋礼、侍郎金纯、都督周长等对会通河全面规划大加浚治。其年秋,宋礼为了确保会通河的水量充足,除采用汶上白英老人之策,分汶水入会通河,使其南北分流外,又于东平、汶上、济宁、沛县等处,因势利导,圈地筑堤,设湖为“水柜”、“斗门”,蓄水济运。于是昭阳、南阳两湖,与马踏、安山等湖,同时被圈设而成。

关于圈设昭阳、南阳两湖的具体规定及原因,从一些大臣